

拉尔夫·G·马丁著

皇家情恨

查尔斯与黛安娜

山东友谊书社

皇家情侣

——查尔斯与黛安娜

(美国) 拉尔夫 G·马丁 著

赵兴国 鲍时祥 杨桂欣 译

山东友谊书社

1988年·济南

皇家情侣
——**查尔斯与黛安娜**
赵兴国 鲍时祥 杨桂欣 译

*

山东友谊书社出版发行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4.375印张 333千字
1988年9月第1版 1988年9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ISBN 7—80551—128—4/I·27

定价 4.50 元

88.382
二
甲

引 子

灰姑娘的故事令全世界心驰神往。

世人需要这样的故事。当今时代笼罩着核恐惧的阴云，战争频仍残酷，经济创伤累累。领导世界的伟人已经纷纷退席，取而代之的是一批平庸之辈，令人兴味索然。人们向往那些激发想象、拨动心弦、使他们忘乎所以的事情发生，向往一个成年人的童话故事——一位英俊王子找到一位美丽的灰姑娘，结为伉俪，从此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

突然间，这个故事被人们找到了，而且是那样地完美无瑕。王子确实英俊伟岸，他的灰姑娘不仅楚楚可人，而且活泼天真，甚至——白璧无玷，几乎令人难以置信。全世界都注视着他们求婚的举动，仿佛是人们的切身之事。每一件微枝末节都变成国际性的头条新闻，摄影记者因拍摄珍贵的照片而攫取令人难以置信的大笔酬金，灰姑娘在许多杂志的封面上、电视广播中、报纸的大字标题下崭露芳姿，其知名度几乎超过当今时代的任何人。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有九亿五千万人观看了他们古老婚礼仪式的盛况。

然而，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开始的呢？

奇妙的是，这一切发祥于桑令厄姆的田园之中，那时她16岁，他29岁。是他们两人自己披露了这段隐情，使之传播开来。如果他们是在成年之后方得相识，事情也就平淡无奇了。事实上，他们之间可以说是“生而知之”，而这段故事的真正发

端——他们之间真正的爱情火花，真正的灰姑娘的故事——直到三年后的1980年，考斯周期间才始现端倪。

考斯周在每年八月举行，此时，英格兰南海岸与怀特岛之间那片叫做索伦特的海峡樯帆如林，来自世界各地的大约700艘游艇蜂集蚁攒，参加一系列竞赛活动。数以千计的人们云集于沉睡的考斯小港，以便争睹富有魅力的王公贵族的风采。因为150年以来，此时此地已变成欧洲王室贵胄寻欢的游乐场。

英国皇家游艇不列颠号象一颗光灿的蓝宝石憩息在索伦特水域，它总是油漆一新。堪称世界上最著名的游艇的不列颠号具有水上宫殿的风雅——墙壁上挂满艺术珍品，光洁的地板上铺着波斯地毯，镶着玻璃的游廊，一个可容纳250名客人的接待室，可以坐60人的餐厅，还有一个26人组成的海军军乐队。它访问过600多个港口，环球航行达七次之多。还有专门运送皇家客人的皇家摆渡御艇，另外，还配备一辆罗尔斯—罗伊斯汽车随时执行岸上任务。

这次考斯周的客人中有一位受封的少女，她便是19岁的黛安娜·弗朗西丝·斯宾塞小姐。

黛安娜是作为玛格丽特公主的女儿萨拉·阿姆斯特朗—琼斯的客人而第一次登上皇家游艇的，她也是首次参加考斯周活动。全体随从很快认定，这位小姐是来做安德鲁王子的游伴的，而事情的结果却大谬不然。

安德鲁王子几乎整天不归，他到那条取名“西班牙贵妇”的艇上去了。他父亲菲利普亲王是位出色的舵手，厮守着一艘40英尺的“农夫21号”赛艇。整个考斯周期间，菲利普亲王如鱼得水。女王与她的爱骑和爱犬一起呆在家中，飘在不列颠号桅顶的是菲利普亲王的旗标。

王室中唯独查尔斯王子沉郁寡欢。这一天王室成员刚刚参

加了太后80诞辰舞会归来，查尔斯在那儿陪伴美貌惊人的安娜·华莱士，那是他时下正在挚爱的恋人。他们的爱情已持续了很久，许多人都认定这是天作的佳偶。然而在今晚的舞会上，查尔斯王子感到应该到400名来宾中去转转，于是被撇在桌前的华莱士小姐只得独自怒火中烧。

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当查尔斯最后回到桌边时，她在舞会上当众指责了他。实际上，是她先哭哭啼啼地冲出舞厅，离开了他，过了很久，他才返回桌前。而关于他们关系的最终决定是早些时候由皇家权力机构做出的，此时此刻依然令他伤感不已。

于是他呆在这儿，坐在冲浪板上，在大海中疾驰，一面陷入痛苦的沉思。黛安娜·斯宾塞小姐从不列颠号甲板上望着他，忽而决意她也要去冲浪。她是位冲浪与游泳的行家，很快便与查尔斯王子穿插迂迴，比翼双飞，两人都感到兴趣盎然。黛安娜的一个突然动作把王储抛进了大海，两人都为此放声大笑。“我爱笑，”她常这样说，而这位王子迫切地需要笑声。

过了一会儿，他们二人身着便服懒洋洋地上了船，轻松地快地共同回忆着桑令厄姆他们两个家族千丝万缕的关系。黛安娜小姐生来思维敏锐，常常以出奇不意的话语使王子笑逐颜开。她属于那种最能博得王子青睐的倩女：身材颀长，婀娜多姿，优雅的双腿，金黄的秀发，活泼的个性。而且她率真坦白，轻噱笑靥，热情飞动，她那朗朗笑声具有绝对的感染力。

后来他们又乘高速快艇疾驶了一番，然后坐彩船到考斯村逗留。街道两旁犹如开博览会一般，人群摩肩接踵，年轻的快艇手穿着拉格比衬衣，油布工装裤，黄色长筒靴或不合脚的惠灵顿长靴。年纪大些的男人身穿双排纽扣的深蓝色运动衣，白裤子，漂亮的快艇帽。年轻姑娘们炫耀般的戴着特大的太阳

镜，身着特小的工装裤，紧身的T恤衫上印着惹眼的标志。人们川流不息，出入于酒吧与俱乐部，高声寒暄着，显示出他们之间诚挚的友爱精神。

当他们回到不列颠号时，大家都为晚宴打扮停当：男人们打着黑领带，身穿笔挺的衬衫，女人们则穿着袒胸露肩的夜礼服。皇家海军乐队接连演奏最为流行的乐曲，淡淡的灯光柔和得如同一支支蜡烛。晚宴桌上，16位客人各就各位，正在热切地交谈与互相戏谑。时过境迁，人们对晚宴上菲利普亲王与安德鲁王子表演得精彩游戏，依然记忆犹新。他们摇摆手臂，发出喉音，模仿猿猴。晚宴之后有一段钢琴伴唱会，有人注意到，紧随在黛安娜身边的查尔斯一扫愁容，此时此刻，他神采飞扬，兴致勃勃。

良辰美景令人心旷神怡。他可能回想起不列颠号初航时他第一次登艇航行的情景，那时他只有五岁，与妹妹一同去图卜鲁格与他们的父母聚会，女王为期六个月的环球旅行刚刚结束。船长送他一个救生圈为礼物，他把它长久地保存在自己房间里。他也可能会告诉她几年后他的恶作剧——把老式汽车的喇叭放到宴会的座席下面惊吓客人。然而，他绝不会对她公开与许多女友举行宴会的情况。

没有太多的时间让他沉溺于往事之中，因为这天晚上在一所由国家监狱改成的漂亮的皇家游艇俱乐部还有一个宴会。查尔斯有可能注意到城堡对面的一所乡间别墅，他的曾外祖父爱德华七世曾在那儿安顿他的情妇，女演员莉莉·兰特立。

那天晚上，人们注意到，在舞池里他俩一直在倾吐心曲。他们合着慢节奏紧贴着身子曼舞，在拥挤的舞池中非常显眼。黛安娜是位极出色的舞伴，跳舞是自她上学以来的主要爱好之一，正如她自己所说：“我喜欢运动。”

那天晚上他们还顺便过访了别的宴会，绕道参加了一个迪斯科舞会，途中有一位还在一家叫“走私者之家”的摊铺上吃了点鳕鱼冻。对于鳕鱼，柜台招待说：“阁下，这东西可具有春药的性能。”

临睡之前的几小时，船上月光如水，最富于柔情蜜意。一百多年之前，也在考斯周期间，也在这样一个夜晚，也在这样一艘皇家游艇上，黛安娜小姐的一位先辈堂祖父，曾对他在艇上邂逅相识的一位朋友——一个美国美人的伴侣推心置腹地说：“如果办得到，我打算娶那位褐皮肤的为妻。”那位男子就是伦道夫·邱吉尔，女的叫珍妮·杰罗姆。

第二天，许多客人都回去了，唯独黛安娜还继续留在游艇上。

奇妙的是，这段爱情故事发祥于桑令厄姆的田园之中，那时她16岁，他29岁。

然而。故事就这样开始了。

1

事实上，黛安娜·弗朗西丝·斯宾塞算不上真正的灰姑娘。不错，她确实住在一套普普通通的公寓里，身穿工装裤，蹬脚踏车去上班，照看别人家的孩子——甚至还为人家打扫卫生；她确实象站在那儿排队等11路汽车去皮姆里克区的任何年轻人一样平凡无奇。然而无庸讳言，她那贵族血统却跟任何一位皇族一样纯正。如果说她的祖先中没有叱咤风云的历史伟人，但他们却不愧为英国贵族阶级的中坚力量。

温莎与斯宾塞两个家族在为王室效力的过程中累世通家，过从甚密，两家甚而攀得上远亲。黛安娜的祖母与外祖母都做过太后陛下的侍女，她的父亲先后是乔治六世和其女伊丽莎白二世陛下的侍从，黛安娜的父亲自幼便与女王陛下相识。

不仅如此，在桑令厄姆，皇家一直是相邻的斯宾塞家的座上客，所有小王子们都到斯宾塞家的露天游泳池中快活地戏耍，这又算得上一件奇闻。

至关重要的是，没有正式邀请，任何人都不得对英国女王陛下登门造访。

斯宾塞一家被邀到半英里之遥的女王家去吃午餐和茶点，偶而也去吃晚餐，而女王到斯宾塞家，多半是吃下午茶。假如她骑马半道相逢，也一定要倾盖交谈。至于王子们在斯宾塞家游泳池嬉戏，那主要是在一月份，皇家在桑令厄姆小驻的时期。这时节，在英格兰还很不适合露天游泳。

实质上，英国皇家一贯在王族生活的四周筑起一道藩篱，而斯宾赛一家属于首先认出这道藩篱的人。这是君主政体的奥秘之一。

格洛里亚·冯索恩·昂·塔克西丝公主说过，“你只能生为贵族，而不可能变为贵族。你可以着贵族装，操贵族语，和贵族朋友交游——如果他们乐意与你交游的话。然而你永远是个冒牌货，而他们——那些地道的贵族——对此总是一清二楚。”

“英国贵族的历史是一部违法的历史，”《德布雷特贵族报》总编辑哈罗德·布鲁克斯一贝克说道。在历史上，这一点以“私生”而著称。斯宾塞家族上溯五代便是查理二世的私生子，再上溯一代有詹姆士二世的一个私生女儿。

早期的斯宾塞家族便深深懂得以婚姻来攀龙附凤。15世纪最先发家的那位先人，他瞒过了地方市场，把绵羊卖给伦敦的屠户和羊毛商，从而获取高额利润，挣下这份家产。斯宾塞家族很快富甲英格兰。他们的儿子们娶女继承人为妻，女儿们都嫁给带爵位的丈夫。第一位受封的斯宾塞作为债主从查理一世手中得到爵位。其他的国王，包括詹姆士一世在内，似乎都是以搭配批发的方式卖官鬻爵的。甚至在200年以后，英国首相小威廉·皮特还宣称：“年收入一万镑的任何人都 有资格得到贵族封号。”

一个家族一旦受封，便有了自己的族徽，有了自己家族的箴言，斯宾塞家族的箴言是：“上帝保护公道。”他们的第一所宅第在保皇党人与奥利弗·克伦威尔的内战中被烧成瓦砾。第二所宅第位于北安普敦郡，是一座取名奥尔索普的红砖大楼，周围有一道护壕，1486年它还属于伊夫舍姆的修道院长。

奥尔索普是个富丽堂皇的地方，斯宾塞家很快填平了护

壕，将庭院中心改造成一座大沙龙，种了桔树，建了跑道，并购置了足够的珍贵书籍和艺术品，跻身于欧洲显赫的珍藏家行列。

斯宾塞氏随后成为张伯伦勋爵，加特爵士，驻巴黎与马德里大使，另外还有个首席海军大臣。他们当中没有一个值得树碑立传，走南山捷径，轻取功名的要算第三位斯宾塞伯爵。他是一位怯懦笨拙的青年，叫人苦不堪言的演说家，哈罗公学的一文不名的乐天派，在剑桥的失败更是令人愕然。然而他却莫名其妙地成为下院领袖，下院秘书，财政大臣——甚至有当上内阁首相的可能。他对于工人阶级的悲惨境遇关心备至，所以，1832年通过改革议案，他成为主要力量。他的开明并非由于头脑睿智，而是由于生性坦直。至于他的魅力，内阁首相梅尔本在描述他对政府所做的“难能可贵”的贡献时，称他是“支撑世界的乌龟”。

斯宾塞家族的女子都具备一种令人敬畏的女性模范的传统。她们之中的出类拔萃者都是性格决断、独立不羁、令人倾倒的人物。第一位斯宾塞伯爵的女儿乔治亚娜嫁给德文郡公爵的时候只有17岁。众所周知她是一位“笑靥夫人……淡扫蛾眉……”她管她的丈夫叫“废物”，婚后不久她便有了一串情人，包括知名演员、艺术家，一位未来的首相，还有大腹便便的威尔士亲王，也就是后来的乔治四世。1785年乔治亚娜怀孕之后，他去看她，那一片做父亲的情肠使“乔治亚娜的丈夫公爵阁下大为感动。”乔治亚娜在51岁那年写道：“在我一生中，追求我、向我求婚、献殷勤并和我做爱的，一共有四个男人……”

她的妹妹亨利埃塔，即后来的贝斯巴罗夫人，好多年后拒绝了同一位威尔士亲王的求婚。她描述他如何“跪倒在地，双手搂着我，偷吻我的脖颈……有时候涕泪交流……赌咒发誓地乞

求……而我却有自己的选择！”她拒绝了他，却接受了另外的好多人。

黛安娜·斯宾塞小姐大概对她的同名者最感兴趣。那便是以残暴著称的马巴罗公爵夫人萨拉的孙女儿。早先那位黛安娜，1915年母亲去世时，她才六岁。马尔巴罗公爵夫人决心让她长大以后嫁给威尔士亲王，这一决定差一点成了事实。早先那位黛安娜也是一位身材颇长的可爱姑娘，人人都称她“可爱的黛”。弗雷德里克王子债台高筑，对于这位拥有10万英镑的美人儿做应婚候选人十分乐意。正当一切安排停当的时候，内阁首相却出面制止，他对王子另有打算。还许因为王子在其他方面也不是个可信赖的人选。一则墓志嘲讽地写道：“这儿葬着弗雷德，他曾活着，现在死了。”

黛安娜后来成了贝特福德公爵夫人，她弟弟被封为马尔巴罗公爵，其人为温斯敦·邱吉尔的先人。另一位弟弟继承了奥尔索普的斯宾塞家产。她本人则死于“急性肺病”。

黛安娜·弗朗西丝·斯宾塞美国支系的血缘关系虽然追溯不到“五月花号”^①的时代，却据说包括了乔治·华盛顿（太后陛下也与之有亲缘关系）。

这个家族的成员最早是在17世纪30年代移居美国的，最初住在康涅狄格州，后来分布到了中西部和西部边境。家族中至少有一人跟随华盛顿当过士兵。这些情况使得最近的这位威尔士王妃有资格被看作美国独立战争的女儿。

除华盛顿之外，黛安娜王妃还与七位美国总统有血缘关系：约翰·亚当斯，约翰·昆西·亚当斯，米勒德·菲尔莫尔，拉瑟福德·B·海斯，格罗弗·克利夫兰，卡尔文·库里

①1620年把清教徒由英国运往美国的船。

奇，弗兰克林·D·罗斯福。其共同的祖先是黛安娜曾祖父的曾祖父约瑟夫·斯特朗——1788年的耶鲁大学毕业生，费城的外科医师，又是爱国者内森·黑尔和一名独立宣言署名人表的兄。就是这位独立战争时期一位爱国战士的儿子斯特朗博士，成了黛安娜王妃通往新英格兰的“敲门”祖先。

斯特朗家的后嗣都是黛安娜王妃的远亲，这里囊括了从总统到名演员及其他方面的一大批大名鼎鼎的人物：卡里·格兰特，汉弗莱·博加特，华盛顿邮报编辑本·布雷德利，阿米莉亚·埃尔哈特，玛格丽特·米德，莉迪亚·平卡姆，艾德莱·斯蒂文森，阿瑟·施莱辛格，小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甚至还有本杰明·斯波克（他写的那本婴儿护理的书王妃肯定参考过）。还有罗纳德·里根总统，他通过先人艾萨克·谢马顿和玛丽·伍德福德的关系，也与王妃攀上同宗。

按照《波尔克贵族报》大卫·威廉森的说法，与黛安娜同宗的还有一大批形形色色的人物，如歌剧明星恩里克·卡鲁索，影星鲁道夫·瓦伦泰纳，乔治·佩顿将军，还有内尔森·洛克菲勒。博加德与黛安娜是第七代堂兄妹。温莎家与斯宾塞家同属亨利七世国王与其妻的后代，黛安娜与查尔斯王子同样也是相隔七代的表兄妹关系。

斯宾塞家族的美国支系是由弗兰克·沃克繁衍而来的。他是来自俄亥俄州齐里卡斯的一位半苏格兰血统的传教士，后来成了腰缠万贯的股票经纪人，1911年去世的时候，他拥有一千五百万美元的财富。沃克对美国女继承人嫁给唯利是图的英国贵族大为恼火——他称为“当绞罪”——并以剥夺继承权警告自己的后代。当时见诸报端的常有英国贵族的征婚广告：“欲属意于一位豪门闺秀，其年龄相貌不拘，唯求其性格至善至美。”

沃克独立不羁的女儿弗朗西丝出奇不意嫁给了第三位弗莫

伊男爵。几年以后，有了几个孩子，她又抛夫别子，嫁一位白丁的罗马尼亚司机。她的一个孩子后来回到英国要求承袭弗莫伊的爵位，当上议员，在桑令厄姆附近安居下来，成为金斯林城的议会代表。

黛安娜王妃的外祖父，第四位弗莫伊男爵是一位哈佛大学毕业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一名美国陆军上尉在法国服役，其母亲即黛安娜的曾外祖母弗朗西丝·伯克·罗奇，是阿斯特夫人的“400名”社会名流之一，89岁时在纽约市溘然长逝。

弗莫伊与20岁的露丝·西尔维亚·吉尔一见倾心并结为伉俪时，他已经46岁了。她是阿伯丁郡的一位苏格兰人，正在巴黎音乐学院学习，是位天才的钢琴家。亨利五世国王将桑令厄姆皇家宅邸附近的帕克庄园租让给了他们。就在国王崩驾的那天，玛丽女王告诉她丈夫，弗莫伊夫人生下了第二个女儿——金发碧眼的弗朗西斯·露丝·罗奇。

帕克庄园十分宽敞，足以容纳一个兴旺的家庭。它是爱德华七世为宾客和仆从人员扩建的，砖石结构，有十间卧室，还有下房和停车场。它俯瞰着皇家草地及皇家板球场。

弗莫伊阁下与新国王乔治六世过从甚密，二人一起打猎，一起打网球，甚至结为一对，在冰上曲棍球比赛中迎战美国客队。1952年国王宴驾的前一天，两人还在一起打猎。三年以后，弗莫伊本人也寿终正寝。从此，弗莫伊夫人便做了伊丽莎白女王及太后的宫廷侍女。

当时，太后的内侍是斯宾塞伯爵夫人辛西娅·汉弥尔顿，她后来做了黛安娜的另一位祖母。

斯宾塞伯爵夫人是第三位阿伯康公爵的女儿。她是位古典的英国美人儿，金发扶疏，肤如凝脂。就在她嫁给第七位斯宾

塞伯爵阿尔伯特·爱德华·约翰（“杰克”）之前，曾受到威尔士亲王的热烈追求——那是王子遇到沃丽丝·辛普森许久之前的事。

第七位斯宾塞伯爵是爱德华七世的教子，他是个暴戾无常、难以接近的人。当有人敲门的时候，他有时会手持猎枪去迎接。由于他熟悉奥尔索普每一幅图画、每一件家具、每一块藏书牌记的历史，因而赢得了“博物馆长”的绰号。当客人来访时，他要检查一下鞋子是否肮脏，然后手拿掸子跟在客人后面。远房表弟温斯顿·邱吉尔有一次登门来访，查寻他们共同祖先马尔伯罗公爵的自传，伯爵见到邱吉尔在图书室吸烟，“我把香烟从他嘴里揪下来，扔在地上踩灭了。”

不过也还有人为他叫好。作家伊丽莎白·朗福德说道：“在他任维多利亚—阿尔伯特博物馆咨询委员会主席期间，任何一位在他手下服务的人都会体味到他作为一位真正的公仆的智慧与魅力。”

那位斯宾塞的儿子爱德华·约翰，生于1924年，大家亲切地称他“约翰尼”。他是玛丽女王与威尔士亲王的教子，作为独生子，他与母亲尤其亲密。他母亲是位爽朗可爱的女人，富于同情心，尽管缺乏正规教育，但即使在学者面前，她也能丝毫不露破绽。没有哪一对父子象他与父亲那样大相径庭，与冷酷无情的父亲相反，约翰尼为人随和，温顺好客，乐于助人。博学的伯爵爱书，而心善的儿子却喜欢动物。

约翰尼就学于伊顿公学与桑德赫斯特陆军军官学校。二次大战期间，他参加欧洲的皇家苏格兰龙骑兵团，以英勇善战而屡见报端。战后，他作为总督助理在南澳大利亚任职三年，后来做了乔治六世国王的王室侍从。

从社会地位上看，他是全郡的风云人物，古老爵位、神圣

家族与杰出艺术珍藏家的继承人。

作为奥尔索普子爵，他与王室的年轻一代关系密切。他经常与玛格丽特公主聚会，与伊丽莎白公主及其英俊的新婚丈夫爱丁堡公爵更是时相过从。后来，乔治六世国王驾崩，公主变成了伊丽莎白女王，奥尔索普子爵继续留聘做王室内侍，其后他又荣任女王的王室事务总管。

在如此严密而高贵的社交圈子里，斯宾塞与弗莫伊两家之间当然不会视同陌路。弗朗西丝·弗莫伊早在上中学的时候就迷上了女王漂亮的内侍。经过几任家庭女教师之后，她遵从贵族传统方式到巴黎的一个法国家庭学习法语，接着又到佛罗伦萨一个意大利家庭学习意大利语。得她母亲衣钵真传，弗朗西丝还是位出色的钢琴家。她17岁时回到英国，在一次舞会上遇见了她的约翰尼，他当时30岁，两人双双堕入爱河，他向她求了婚。

约翰尼要赴澳大利亚进行六个月的皇家旅行，活泼浪漫的弗朗西丝决定把自己的写真留在他的身边。她讲好了一位画家在一天内用不褪色的红汞为她画一幅逼真的头像，除了午饭暂停一会儿之外，一整天她都摆着姿势，一面倾听古典音乐，什么“约翰受难曲”啦等等。弗朗西丝和母亲一起把画像送到不列颠号游艇上。而这一切后来又被她自己的女儿黛安娜故伎重演了一遍。

被澳大利亚一家报纸称为“奥索普爵士”的奥尔索普子爵是捕鱼能手，又是摄影行家，女王陛下要他为这次皇族旅行摄影。后来，他以此剪辑成为一部为慈善事业筹集资金的片子。在悉尼，他捕获一条222磅重的马林鱼，因而成了新闻人物。然而在这次旅行中，他给情人频繁地打电话，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话题。后来女王不得不准许她这位相思如渴的内侍在马耳他提前

结束旅行，回国张罗婚礼。

通常，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举行婚礼的人寥若晨星，一年之中最多三次，而且都属王室成员，或者教堂职员。斯宾塞—弗莫伊家的婚礼也定在教堂，那是因为女王陛下将御驾亲临，王室成员也将倾巢参加。坐在加紫色靠垫的椅子上的贵宾计达1700人，西大门的那位教堂司仪能在20码外辨别气味，能根据女人身上的香气判断让谁进入教堂。他说：“今天我只弄错了一次。”

女王的姗姗来迟，使得新郎官在圣坛上等了足有10分钟，新娘为了避免比女王捷足先临，也将时间推迟了。这是一次奢华的白色婚礼，一对新人在一队皇家龙骑兵举起的宝剑下翩然而入。其后，圣詹姆士宫又举行了900人的招待会，唯一获准报道这一事件的是来自美国《生活》杂志的一位摄影记者。

然而蜜月很快成了往事。这对年轻夫妇搬到奥尔索普宅邸的一所房子以后，父子之间矛盾频仍。若干年后，两个男人才设法建立起一种平衡关系——但却没有建立起感情。斯宾塞伯爵认为儿子不能绳其祖武，同样，新娘子也开始意识到丈夫也并非意中人。不过这个认识过程要迟缓得多。凭着他的内侍制服，约翰尼在附近的皇家农学院换得一门课程，他想做一位乡绅。而她呢，倒不在乎务农——她注重的是人品。

他们婚后九个月，第一个孩子萨拉·拉维尼娅降生了。太后做了教母。随着弗莫伊老爵爷的谢世，他的夫人于1957年将帕克宅邸送给这对年轻夫妇。这份厚礼真是雪里送炭：不久之后，第二个女儿辛西娅·珍妮又来到人世，教父是肯特公爵。

帕克宅邸是座儿童乐园。参差的树木可供攀援，开阔的草坪是策马和逐嬉的乐土，况且，还有那个热闹非凡的游泳池。

有人问奥尔索普子爵，他要做什么样的乡绅，他的回答是“不清楚”。在英格索普附近，他买下一个250英亩的农场，与之